



上古神话，巴氏圣物，网络虐杀，面具刑官，古代酷刑……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成刚作品
BA ZU MI HUN XING GUAN
巴族迷魂·刑官

成刚
著

中国本土悬疑扛旗人物——成刚巅峰之作，
超人气、超神话的悬疑长篇小说《巴族迷魂·刑官》为您呈现
神話穿越网络，刑官惊悚骇俗的故事！
虐恋症·群·欲望与死亡的挣扎边缘，面具刑官，
古老部族的诡异祭祀，
难以承受的紧张气氛，步步推进的绝妙谜团！

巴族迷魂

黑匣子大型悬疑书系 成刚 著

刑官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族迷魂·刑官 / 成刚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06.8
ISBN 7-5378-2932-2

I. 巴... II. 成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6755 号

黑匣子大型悬疑书系

巴族迷魂·刑官

著 者: 成 刚
总 策 划: 周 政

责任编辑: 刘树民
编辑统筹: 郑 欢 曾雪玲
策划统筹: 霸 刀
装帧设计: 无 量 蒋新华
版式设计: 朱进波 蒋利民

出版发行: 北岳文艺出版社
社 址: 太原市并州南路 53 号
网 址: www.bywy.com
印 刷: 湖南省教育印刷厂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20
印 张: 13
字 数: 290 千字
版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378-2932-2/I·2843
定 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录

序幕 5

第一幕 网络虐杀 9

第二幕 菊花图腾 55

第三幕 步步惊心 101

第四幕 杀人游戏

第五幕 巴族祭坛 209

序幕

这年冬天，特别冷。

雪已经下了两天，还没停。到了夜里，雪花静静地飘，遮盖了霓虹与音乐。城市在雪中睡去，留下一些灯光，从窗口内柔柔地透出来，给无家可归者一些温暖的憧憬。

雪夜，其实并不像我们感觉到的那么寂静。

——街道上偶尔有车驰过，车前的灯光如剑，直刺进雪夜的深处。

——耳边似乎有些少年的嬉戏声，循声而去，也许能在雪地上发现一连串杂乱的脚印，但却不见人迹。

雪夜中一定还活跃着另外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事物，譬如说空中的电波。

“这位朋友，你有什么样的心事要与我们大家分享？”

“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很久了，我很喜欢夜话这个节目。今天，是我第一次打电话，我都不敢相信，第一次居然就让我打进去了。我听说你们的节目热线很难打。”

“这位朋友你真的很幸运，希望这样的幸运能伴随你每一天。”

“好了，现在，我要说我的故事了。也许，你们会觉得我的故事很平常，在这之前，已经听过了很多回。但是，如果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了。”

“现在就开始你的故事吧，我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都已经开始准备倾听。”

“我爱上了一个女孩，第一次见到她，我就知道，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。她在一家花店工作，我本来可以很坦然地去买花，跟她搭话，然后认识她，开始追求她。可是，我很胆怯，每次在花店外面偷偷看她，都让我心跳加快，我不知道，当我真的站在了她的面前，我是不是还能像个正常人那样说话。”

“爱上别人是件甜蜜的事，你应该鼓起勇气，向她表白。”

“没错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后来终于有天傍晚，我鼓足勇气走进了花店。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说话，尽管我心里紧张得要命，但我那天表现还不错，对她说，我要买99朵玫瑰。她微微一笑，好像早就习惯了面对我这样的客人。她在替我挑选玫瑰时，很随意地跟我攀谈起来，问我今天是不是女朋友的生日。要知道那天不是情人节，也不是别的什么节日，所以她才会那样想。我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告诉她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但一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，今天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要走到她的面前。”

“那女孩相信了我的话，还为我出主意。最后她将一大捧玫瑰花交到我的手里时，祝福我今晚一定能赢得美人心。我接过花，脑子里很乱，一句话都憋到嗓子眼了，可就是开不了口。一定是我那会儿的样子挺可怜，那女孩同情地看着我，却什么都没有说。”

“我知道，如果那天我就这样走出花店，那么，说不定我错过的会是自己一生的幸福，而且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次鼓起勇气，走到她的面前。所以，我最后把那束玫瑰，一下子递到了她的面前，我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她，那个我喜欢的女孩，现在就在我的面前。”

“我想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和我一样紧张，我们都想知道后面发生的事。”

“事情没这么简单。就在我说完话的时候，忽然有人从我后面叫这女孩的名字。我回头，看到另一个男人刚从门外进来。女孩见到他，便丢下我走到那男人身边，挽着他的胳膊，告诉我，这是他的男朋友。”

“真遗憾。但这世界上的好女孩还有很多，你也不用难过……”

“我没难过。我说了，从见到她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人了。我不是那种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，就算知道她有了男朋友，我也不会放弃。”

“执着固然重要，但有时放弃却能让人得到解脱。”

“这道理我明白，我也谢谢你开解我。但是今天我打这个电话，不是想诉苦，而是想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。”

“喜悦？那女孩跟她男朋友分手了？”

“我说过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那次买花之后，我虽然再也没有到花店里去过，但是仍然没事就躲在外面偷看那女孩。大约这样过了半年，忽然有一天，那个女孩没来上班，我等了一天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就去问花店里的另一个小姑娘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，还真出事了。”

“那女孩不是本地人，在老城区租了间房住。三天前的夜里，着火了，烧得还挺厉害，消防队的救火车去了四辆，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火给扑灭，烧伤的人也给送到了医院。那女孩挺倒霉的，几个伤者中，就她伤得最重。”

“我立刻赶去那家医院，找到了受伤女孩。女孩还处在昏迷中，整个脸都被纱布裹着，躺在观察室里，一动不动。隔着大玻璃，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。我是真心疼，那么漂亮可爱的女孩现在变成了这样，真叫人没法接受。可这就是现实，只有俩字能形容——残酷。”

“我一直呆在观察室外面，第二天的晚上，我又看到了那个男人，他已经不记得我了。这男人在玻璃外头站了五分钟就走了，并且一直到那女孩出院，他都再没有出现。”

“天下还有这样的男人，哪个女孩遇到他，都是种不幸。”

“没错，可我还挺感谢他，如果不是他的薄情寡义，我又怎么能得到我爱的女孩。女孩在医院里躺了半年多，我几乎每天都去看她。后来，女孩说，是我的真情愈合了她身体和心灵的伤口，要没有我，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勇气。”

“你是个好人，我和听众朋友们会一齐为你祝福的。”

“等等，事情还没完。女孩后来虽然出院了，但她的脸大面积烧伤，怎么说呢，你们想想吧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丑八怪，那是种什么样的心情。我理解她，我告诉她，我不会嫌弃她的，只要她能跟我在一起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可是她还是不愿意面对我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去找她的时候，发现她不见了。我只找到了她给我留下的一封信。”

“在那封信里，她告诉了我另外一些事情。她原本生在一个大户人家，只因为与家里人发生争执，便独自来到我们这城市生活。现在，她不愿意用那张丑陋的脸来面对我，所以，她回家了。她要让家里人带她去国外，去最好的整容医院，等到她重新变得像以前一样美丽，那时，她会再次回到我的身边。”

“啊！这位朋友，你的故事真是一波三折，可以拍电影了。”

“她走了，好像带走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。我仍然每天上班下班，吃饭睡觉，可我觉得自己像一具没有了灵魂的行尸走肉，我生活的全部意义，都在等待她回来的那一天。那段生活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挺过来的。幸好所有的等待在今天都有了结果，就在傍晚时，我的手机忽然接到一条短信……”

“是那个女孩发来的？”

“没错。看完那条短信，我简直要乐疯了。她已经从国外回来，明天就将飞回到我们这城市，也就是说，我明天就能见到日思夜想的她。这一天终于来了，不是在梦里。外面的雪下得好大，我现在只担心它会不会影响明天飞机正常起飞。”

“真为你高兴，能跟自己深爱的女孩重逢，真是件喜事。我想问一下，她现在已经恢复了以前的美丽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回短信时问了这个问题，她说不告诉我，因为这样才有悬念，我们的重逢才更有意义。当然，我不在乎她的模样，但是，我却好奇，我非常迫切地想知道她现在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。”

“是啊，我想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和我一样，都很关心这个问题。”

“你们真的关心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们希望她能变得和以前一样美丽。”

“这就好，这也是我今晚打这个电话的目的。她虽然不告诉我她的整容手术是否成功，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却告诉了我一个网址，她说，她已经把她的照片传到了网上。”

“那你还等什么，要换了我，肯定什么事不干先到网上去。”

“我看了短信当时就到了一家网吧门口，但是，我却犹豫了。我不是害怕，就算她没有恢复美丽，那也不会影响我对她的感情。如果她手术成功，那么，那对于我，将是多大的喜悦啊，再怎么说明，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美丽的妻子。所以，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来，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。我虽然自己不愿在见到她之前，访问那个网页，但是，心里又实在憋得难受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，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明白了。你不想在与自己深爱的女孩见面之前，去访问那个网页，但是，却希望有人替你去看看她。恋爱中的人心思真是非常微妙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想，还是会有很多听众朋友想看看那个女孩现在的样子。”

“没错，你真是个聪明的主持人，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听你的节目。”

.....

电波是张网，密密地覆盖着城市。在这样的雪夜里，那些轻柔的话语和故事中的爱情，像暗夜中一朵妖娆的花朵，悄然绽放在人们的耳边。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，还隐藏着那么多的故事。虽然故事中的主人公都很平凡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为之感动，为他们悄然在心底，生出一些祝福。

这个雪夜，如果你的手边有一台电脑，恰好此刻，你边听收音机，边在网上遨游，那么，你会不会像我一样，在听完那个故事之后，顺手记下网址，打开网页，去寻找那个从电波中知道的女孩？

我会的，所以，我看到了那个女孩。

第一幕

网络虐杀

绷带挺长，已经解下来许多，但女人的面孔还没露出来。这时候，秦歌

注意到了女人脖子下面的一团污渍。那是血，

慢慢地渗出来，缓缓向下流去。秦歌忽然想起，刚才画面静止时，

他感觉到有些东西在移动——移动的其实就是这些血液！

难道这段视频影像里发生的事情是真的？



第1章

杨铮的店里来了个警察。

下午雪停了会儿，杨铮正在院子里替两个小姑娘拍照片。小姑娘不是顾客，是杨铮费了半天事找来的模特儿。警察来的时候，杨铮正在劝说那俩小姑娘把衣服给脱下来。要知道那俩小姑娘本来就穿得很单薄，再脱，里头就不剩什么了。大冷的天，不穿什么衣服站在雪地里，不知道的肯定以为碰上了神经病。但别说，这世上还就有那种要美不要命的人，那俩小姑娘在杨铮的劝说下，已经动了心，其中一个正把拉链拉开，露出雪白的胸脯。

眼看杨铮的目的就要实现，这时候，外面响起敲门声。

杨铮还没说话，俩小姑娘对视一眼，一块儿抱着膀子往屋里跑。杨铮想拦没拦住，心里就有些生气，想什么时候来人不好，非选这关键时刻。

敲门声再度响起，声音很大，带着些霸气。

杨铮气呼呼地过去开门，看到外头那警察，他的脾气就全没了，就算有，也严严实实藏在了心里，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来。

“这半天才来开门，干什么坏事了？”那警察的语气像跟熟人说话。

杨铮手里还端着相机，EOS1DS-MARK II，机身加三个镜头，再算上电池闪光灯CF卡，得十多万，是他这间工作室最值钱的家伙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确定自己不仅跟这警察不熟，而且从来没见过他。

“拍照，拍雪景，碰上回雪，不容易。”杨铮说。

“下雪有什么稀奇的，我们这儿年年下，一下就好多天。”警察自来熟，说着话就走到院子里，“一听你就不是本地人，来我们这儿没多久吧。”

“小半年，也不算短了。”杨铮猜不透这警察的来意，心中琢磨自己是不是犯什么事了。

“这家照相馆是你开的？叫什么来着，时间驿站，驿站跟照相馆有什么关系？”

杨铮一听，知道碰上粗人了。他也不想解释，这些粗人肯定闹不明白照相跟摄影有什么区别。

“时间驿站”是杨铮开的这家摄影工作室的名字，脑袋稍微开点窍的人，很容易就能明白它的含义。杨铮到这城市时间不长，但工作室的生意却日渐兴隆，很多俊男靓女舍弃了装潢高档豪华的大影楼，钻到老城区这条荒芜的老街上，只为了能让杨铮留住他们最美最真实的瞬间。

——美丽且真实，是“时间驿站”不同于那些大影楼的特点。

杨铮抬头看看天，雪还在下，但光线却明显暗了许多。他现在只想早点把这警察打发走，然后继续替俩小姑娘拍片子。

“您有什么事吗？下这么大雪还往我这儿跑，想想挺让人紧张的。”

“你又没干坏事，紧张干嘛。”那警察板着脸，在院子里四处逡巡一番，然后径自往堂屋里去。杨铮租的这房子，解放前是位盐商的豪宅，前后两重院落，中间一幢青砖碧瓦的两层小楼。按说这么大地方租金一定不便宜，可实际上这座豪宅荒废多年，它的主人早已搬到新城区，这里，只等着拆迁收钱。因而杨铮只花了不多的租金，便搬了进来。

收拾房子花了一个月时间，工作室随即开张。杨铮没打广告没做宣传，只是在外面小巷的墙壁上挂了几幅照片。小巷阴暗潮湿，墙上丛生暗绿色青苔，还有些藤类植物，照片悬挂在这些植物中间，居然别有种风味。

先是老街上的一些女孩试探着走进来——要知道现在老街上的人已经不多，要么是些生活不富裕的家庭，无力在新区购置天价楼房，要么就是外地来打工做生意的人，贪图这里租金便宜。这里的女孩也形形色色，总结起来，无非是邻家女孩与风尘女郎，这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女人，平日里在老街上相遇，总是互相投以鄙视或者不屑的目光，但在杨铮这里，却能和平共处，有时候还其乐融融。

杨铮这里小姑娘一多，有些男人就借故往这里跑，他们年龄大多不大，兜里没什么钱，但行头却挺唬人，HIP-HOP 或者哈韩哈日。他们借故跟杨铮搭讪，目的却是那些小姑娘。杨铮看在眼里，但并不点破，因而他现在也有了很多朋友。

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些朋友里会多一个警察。

那警察年龄不大，二十七八岁，跟杨铮差不多，但却比杨铮白，细皮嫩肉的，还有点娘娘腔，要脱了那身衣服，肯定没人猜到他的职业。现在，警察进屋，一眼看到那俩小姑娘，眼睛就有些直。小姑娘还穿着单薄的衣衫，只在外套了件羽绒服，正围着煤炉取暖。拍照前，小姑娘们精心化过了妆，看上去美丽动人。见到警察，人

家眼皮都没抬。这二位走南闯北，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南方混，算是见多识广，根本没把这小警察放在眼里。

“还拍不拍了？不拍我们可要走人了，晚上还有饭局。”俩小姑娘显得有些不耐烦。

杨铮为难地瞅瞅警察，脑门上堆起两道褶子，没说话。

“拍，干嘛不拍。我也没什么事，就过来转转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又到了防火防盗的关键时期。这片儿归我管，我得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负责。”警察说。

“你不走，我们怎么拍？”小姑娘说出了杨铮想说的话。

“你们忙你们的，我就边上看着。”警察咧嘴一笑，“就当 I 隐了形。”

“喊！”俩小姑娘对视一眼，脸上露出些轻蔑的神色，然后一块儿站起来，往更衣室去，“不拍了，我们又不是马戏团的猴，还让人参观。”

警察热脸贴上冷屁股，想说什么，话又咽了回去。杨铮边上也挺不高兴的，眼睁睁看着俩小姑娘进到更衣室里，知道今天肯定没戏了。

“这俩丫头，脾气挺倔。”警察这句话纯粹就是自我解嘲了。

杨铮不言语，心里头挺烦这人。

俩小姑娘很快换完衣服，好像穿得还不多，时尚、新潮，看着跟橱窗里假人似的。她们跟杨铮打个招呼，小包往背后一甩就走了。杨铮赶忙跟过去，把人送到门边，一脸歉意地说过阵子再打电话给她们。

送完人，杨铮回来就瞪着那警察不说话。警察还跟没事人似的，左看看，右转转，还背着双手，挺悠闲的样子。兜了两个圈子，一回头，杨铮还瞪着他，他终于有点撑不住了，咳嗽一声，掏出根烟来递给杨铮。

杨铮摆手，示意不抽，心里越发有底了。

“别那么看着我，跟我多烦人似的。”警察说，“其实我来没别的目的，就想跟你交个朋友。我是这片的户籍警，地头熟，你往后要碰上什么麻烦事，给我个电话。”

杨铮又紧张了，好像还很害怕：“别开玩笑，我哪敢啊。”

“有什么不敢的，我的话你还不信吗？”

“就是信，我才怕。”杨铮往后退一步，“还从来没有警察跟我这么套近乎，警察也肯定不会逮谁让谁给他打电话吧。”

那警察怔了怔，想说什么，张张嘴，没说出来。

“说吧，想让我干什么。反正我就这点能耐，豁出去了，头掉不过碗大的疤……”

小警察脸上终于挂不住了，他眼睛瞪起来，装出很无辜的善良模样：“你搞错

没有,我可是警察,我能让你做那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吗?”

“那你想让我干嘛?”杨铮心里笑,这小警察不经逗,看来脑袋挺简单。

警察同志怔了怔,脸居然红了。他不回答杨铮的话,却转过脸去,把目光投到墙上—幅照片上。那照片挺大,没装框,就裱在塑料板上,边缘跟墙壁一个色,乍一看,就跟那照片上的女孩坐在墙里一样。

仔细看,照片的背景就是老宅子的堂屋,背后是那些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陈年气息。女孩坐在地板上,头发披散下来,遮住半个面颊。她的头发和衣服湿漉漉的,像刚从雨中归来。女孩穿了件宽松的米黄色套头毛衣,又肥又大,依稀可以透视女孩削瘦单薄的身子。她的面孔很白,美丽中透着些病态,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,里面渗透了太多无法言喻的情绪——冷漠、从容,或者就是种天生的忧伤。

照片中的女孩是杨铮请来的化妆师,叫杨梅。第一次见到她,杨铮就发现了她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,所以,她就成了“时间驿站”里第一组样片的主角。

那警察看着杨梅的眼神有些羞涩,这样,杨铮终于明白了他来这里的目的。

杨铮慢慢踱到门边,看外面院子里的飞雪轻扬,天地都变得雪白,像一个童话中的世界。这时候,他的心里忽然隐隐生出些忧虑,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一般。

那警察终于还是走了,在天黑下来之后。他要拉着杨铮去老街上惟一的酒馆,杨铮拒绝了。晚上还要冲洗照片,明天会有客人上门来取。这样的理由显得牵强,但杨铮的态度却很坚决。警察走了,很无奈,背影融入夜色和雪花中,看上去有点悲壮。

夜来了,城市披着雪衣,暖暖地睡了。只有那些窗口透出的微光,给此刻仍在街头游荡的流浪者,一些温馨的诱惑。

也许这样的雪夜,并不像人们感觉到的那样寂静。

杨铮坐在电脑前,正用 ACDSsee 浏览今天拍的照片。下午那俩小姑娘挺有表现力,能够很快体会并且表现摄影师的意图,动作夸张不过分,而且神情多变,杨铮挺满意。她们是朋友介绍的,不缺那点钱,但却有年轻女孩的通病,爱美。朋友估计在她们面前没少夸杨铮,她们就动了心。接到杨铮的电话,很爽快就来了。

杨铮想做一组新的样片,既然不能像大影楼那样花重金去买,只能自己找模特来拍。

杨铮对下午的片子很满意,只是有些想法,还没来得及实现,就给那警察搅了局,有些遗憾。

这是二楼一个房间,卧室。门窗关得严实,暖风机在边上呼呼吹着热气,还有

人说话。主持人小姑娘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暧昧，倒是说故事的男人，声音挺有磁性。杨铮半个月前，无意中在网上找到网络电台的网址，以后深夜上网时，便喜欢把它打开。夜话的节目听起来挺有意思，打热线进去的多是些年轻小屁孩，不是单恋就是失恋，要么就是恋上朋友的男朋友女朋友，或者询问一些青春期生理上的问题，虽然无聊，但听着有趣。

今晚，打热线说故事的那男人，好像挺激动，迫不及待要跟人分享他的喜悦。他后来说了一个网址，那上面有他从国外归来的女朋友。那女孩一场大火过后，不仅失去了男朋友，还失去了她的美丽。幸而那时她的身边还有一个爱她的男人，现在，整容过后，她是否恢复了她的美丽？

杨铮顺手点开浏览器，熟练地输入网址，然后回车。

网页异常干净，白色的页面，只在中间位置，有一个视频窗口。下面先是提示正在连接服务器，接着是缓冲，最后，视频窗口内开始有了影像。

本来以为是照片，结果是视频。视频比照片更让人期待。

画面中果然有一个女孩，穿着件宽松的白色长袍，整个脑袋，都被白色绷带缠住，只在鼻子下面露出道缝。画面开始很模糊，可能焦距没有调准，片刻后便清晰起来。这时候，杨铮忽然精神一振，眼睛瞪得很大，全神贯注地盯着画面，连气息这一刻，似乎都屏住了。

画面上那女孩，竟然被一根麻绳，紧紧地捆在一把椅子上。

第2章

秦歌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外头的雪下了一年，还不停。雪把门都给堵上了，人们早晨上班，都得在屋里搭梯子，开天窗。那天他的身子特别重，刚上屋顶就摔下来了，还把屋顶砸个洞。他想屁股肯定成四瓣了，有心想叫老婆过来帮着看看，又有点不好意思。

就这会儿，他听到老婆使劲叫他，声音还挺大。睁开眼，外头天还黑着，冬儿坐在电脑前，嘴里嚷嚷不停，身子却还对着电脑，一猜就是在网上发现了什么稀罕事。

秦歌不想动弹，被窝里多暖和，再加上屁股还好好的，这心就算放下了。

“外头雪还没停吧。”他懒洋洋地问一声。

“你别管雪停没停，快过来看。”冬儿语气有些兴奋，迅速回头瞟一眼秦歌，随口又感慨了一句，“网上变态的玩意儿就是多。”

一听这话，秦歌睡意全没了，“刷”地掀开被子，三两步蹿到冬儿后面，探头往显示器上瞧。

打开的页面上有个视频播放器，不大，比扑克牌大不了多少。此刻画面上有个女人，被绑在一把椅子上，身上一件白色长袍被撕开一道大口子，露出里面黑色的内衣。

镜头这会儿正在小姑娘身上慢慢移动，可以看出这是个发育完全正当妙龄的女人，胸部还很结实，肌肤还挺有光泽。镜头终于移到了脸上，居然被白色的绷带缠个严严实实，连眼睛都不露出来，只在鼻子下面留道缝呼吸。

“你这从哪找来的？”秦歌看得挺有精神，随口问。

“夜话节目里，有个听众打热线，讲了个爱情故事，最后还留下一个网址。我打开来，就看到了这个。”冬儿还笑，“你说下面会发生什么？”

秦歌一巴掌拍冬儿脑门上。这媳妇胆大,平时看碟就爱看恐怖片,还偏好死人复活或者有怪物的那类,越恶心她越爱看,越血腥她看得越过瘾。她下班回来,干完家务,除了看碟就是上网,上网老去碧聊和E话通聊天室,看到露得多的漂亮小姑娘,就会嚷嚷着叫秦歌来看。如果秦歌不在家,她就截几张图,等秦歌回来馋他。

“这网络快成色情大本营了,你们当警察的怎么不管?”她说。

“管得过来吗我们。”秦歌回答道,“现在有网警,专管网络。再说,那些聊天室里跳舞的女人,身上不都还挂块小布片吗?再者说,天底下有多少无聊的男人,被老婆管得死死的,生活没一点乐趣,有机会看看美女,美女还穿得那么少,这不仅让他们的生活有了点色彩,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团结。天下男人都在家看美女,犯罪就少了,我们也轻松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管过你!”那话冬儿挺委屈,“有美女我都替你存着,你还这儿含沙射影。”

秦歌笑,觉得这样说真有点委屈这媳妇。

警察也是人,也要吃喝拉撒,也有七情六欲。天天在外面跟罪犯打交道,回家看看美女跳舞,还真是让自己放松的一种方式。只是——秦歌叮嘱过冬儿,在外头千万别跟人说他在家也喜欢看人跳艳舞,传出去不利于咱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。

队里前两天刚破了件大案,今晚队长请客。那老头眼瞅着就快退休了,所以不知什么时候变得侠骨柔肠起来,酒桌上跟大伙回忆了往事,秦歌看他眼圈都红了。老头在队里呆了二十多年,手底下这拨人,都他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。

喝完酒回到家,秦歌脚没洗就钻被窝了。男人喝点酒,不找小姐不闹事,回家就钻被窝,这属于老实型,哪个女人都喜欢。他睡他的,冬儿自己上网听广播。现在没多少人听广播了,冬儿这还上大学那会儿留下的习惯。这晚她怕吵着秦歌睡觉,耳朵里塞副小耳机。

打开页面,冬儿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美女照片,谁知是段视频,里头还有个被绑住的女人。她来了精神,又听到床上的秦歌有动静,这才叫他一起来看。

画面里那女人一直在扭动,好像预感到了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这时候,忽然有个背影出现在画面里,慢慢转到女人后面,回过身来。肯定是个男人,头上套着黑色的面罩,面罩上三个洞,露出眼睛和嘴巴。这男人身上套了件黑色的袍子,看不出身形来。

到这时,秦歌已经猜到下面会发生什么事了——性虐待。现在到网上,可以下载很多这类型的片子,服务器大多在国外,从一些论坛上,会找到链接。

看看跳艳舞没什么,秦歌可不想老婆看这种片子,有心想关掉这窗口,可自己